

待到山花烂漫时， 她在丛中笑

——记青年京剧演员万惠明

□韦君琳

正当人们欢度五一国际劳动节之际，万惠明刚从淮北煤矿慰问演出回来，她应约来我的不闲居，接受我多年前预约的采访。她来后，没有多谈这次到基层演出的盛况，而是不无感慨地告诉我矿工们是何等地渴求丰富的文化生活。演出条件简陋，苦点累点倒无所谓，却永远无法忘掉矿工们那纯朴热烈而又期盼我们文艺工作者能常去的目光。万惠明坦诚热情的谈话给我那敦厚的妻子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她离开不闲居后，妻似乎自言自语地对我说：她是一个不像演员的演员。我以为这是一个工人对一个演员的评价。说真的，万惠明给我的第一印象亦是如此。

那是5年前，省政协开会期间，因是换届后的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于是就又有了许多的新面孔。

其中就有万惠明。我们是文艺组，增添的新委员无疑都属文艺界。但，万惠明是作家？体坛新秀？我压根没有把她往演艺圈中想。为什么呢？因为她那白皙的面孔显得平静而又稚嫩，修长的身材透着几分壮实，端庄的举止无法掩饰她的热情坦诚和思维的敏捷。总之，她给我的第一感觉是一种纯真而又自然的美，毫无雕饰之态。

虽说艺术是相通的，但绘画与演艺也算隔行。我对万惠明不了解也属正常，隔行如隔山嘛。其实此时的万惠明已经是一位颇具知名度的青年演员了；只是我孤陋寡闻而已。会议期间我俩慢慢熟识。两次政协全委会开后，我即想为她写篇文章，没料到被她婉言谢绝，并“诡秘”地对我说等她完成一项大工程再写不迟。2001年政协全委会

上见面时，万惠明的谜底揭晓，原来她成功地在京剧《青春之歌》中扮演主角林道静并荣获演员一等奖。于是，她答应我的采访，但因我俩都忙而耽误至今。

笑侃一句，万惠明是为着给艺海星空添一亮点而来到这个世界的。她于1963年1月4日出生在合肥一座军营里。父亲万立功，时在省军区政治部任青年科科长；母亲范记录，时在合肥市税务局供职。由于父亲长期从事青年工作，其开朗乐观的情绪使这个家显得非常和睦温馨。自古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父亲调六安军分区后又到霍邱县人民武装部任政委，全家随迁至霍邱，6岁的万惠明在那里进小学就读。年轻的父母给了万惠明艺术启迪，常为她演唱戏剧和歌曲，耳濡目染，她从小除喜欢体育运动外，也喜欢唱歌。小学毕业那年，正赶上省艺校到霍邱招生，万惠明去报考，面试时，她唱了一首《我是公社小社员》，那甜润的歌声得到了招生老师们的一致赞赏，她被录取了。13岁的万惠明远离父母又回到合肥，进了省艺校戏剧科京剧班。从进艺校那天起，就决定了她从事艺术事业的终身。5年寒窗苦读书、勤练功，使她终身受益。她的聪慧和毅力使老师们发现她是

棵好苗苗，在校读书期间曾让她主演过传统剧《打渔杀家》、《别窑》、《武家坡》、《宇宙锋》、《甘露寺》、《杨门女将》及全本《穆桂英》等，这不仅使小小年纪的万惠明能有较多的艺术实践机会，也使她得到很大的锻炼。提及这时期的生活，万惠明感激地说，诚谢严师教诲与同学们的帮助和促进。她忘不了，刚入学时，为练基本功弄得浑身上下散架似的疼痛，咬牙坚持着；她忘不了，一句唱腔半天难学会，气得直怨自己笨，扑在床上哭鼻子那副惨兮兮的样；她忘不了，那想家的日子，连做梦都想在父母面前那调皮劲儿有多么幸福；她更忘不了，儿时就想当演员，当个名演员的理想，以及父母对她的鼓励与期盼。万惠明没有动摇对事业的追求，她以坚强的毅力迎接各方面的挑战。1981年暑期，万惠明手捧着红色毕业证书走上工作岗位，被分配到安徽省京剧团，实现了她的理想。

再笑侃一句，万惠明有缘博得命运之神的宠爱。1983年底，她被推荐到上海参加梅派艺术训练班进修。训练班短短6个月里，万惠明可是分秒也不让浪费，潜心认真地向梅兰芳大师的公子梅葆玖、梅派传人沈晓梅、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

张荀蓬等老师学习，哪怕是一字一腔、一招一式都不轻易放过，虚心地听取，诚恳地改正，刻苦地钻研，不懈地努力进取。梅葆玖先生见万惠明扮相酷似年轻时的父辈，格外倾心培育这株京剧梅派艺术新苗。梅葆玖教她学唱《穆桂英挂帅》时，对她说：“小万呀，演穆桂英可不能拉出武术的架势，要用内在的功夫，既有武将的气势，又要有女性独特的美感，这样才能演出穆桂英这个人物来。”手把手的教导，心灵的感悟，上海6个月，万惠明学会了《穆桂英挂帅》、《生死恨》、《霸王别姬》及《凤还巢》等梅派经典名剧。也就在这期间，万惠明应上海电视台之邀，参加台里举办的“星期演唱会”，她投入地演唱了一段《生死恨》中的二簧慢板，观众喝彩不断，一句一个好。训练班结束前实习演出时，她演《生死恨》中“夜诉”一场，因唱腔技巧都初具梅派神韵而受到梅派传人的一致赞扬。要知道，当时来自全国各地的16位旦角演员，万惠明可是其中的佼佼者啊！

1984年，首都举办隆重而又盛大的纪念梅兰芳大师诞辰90周年演出活动，万惠明作为最年轻的一名



万惠明与恩师梅葆玖(右)在一起

梅派传人，有幸应邀参加。老中青梅派名流济济一堂，纷纷登台献艺，万惠明主演《凤还巢》，在首都舞台崭露头角。同年应时任天津市市长的李瑞环同志邀请，参加为时9天的“梅派艺术展览演出”活动，主演《女起解》。也就在这一年，她应邀参加中国戏剧学院实验剧团排演《野猪林》，主演林娘子，在北京公演后又进中南海为国家领导人演出。掌声、鲜花加喝彩，并没有让万惠明陶醉，她格外精学演艺，把每场演出当成学习的课堂和考场，如在天津她看到杜近芳先生在演穆桂英时，最后一场戏里，杜近芳两手抓袖转身，尔后肩臂猛地一挺，端出一付铮铮气势。散场，她向杜近芳请教这一动作的意义，杜近芳告诉她表演这一动作是表白当时穆桂英的心态：“瞧，我穆桂英仍有当年

的威风啊!”万惠明看在眼里，听在耳里，记在心里，她明白用外形动作表现内心世界，把剧中人物的精神风貌完美地展示给观众，这样才能收到理想的艺术效果，但谈何容易。万惠明在不断地探索，几乎在她主演每部戏的时候，都力求做到这一点，通过随时吸收他人之表演长处纳为己用，充实自身，使自己逐渐成熟起来，完善自己的表演艺术。

1985年，万惠明考取中国戏剧学院明星班，这时期确实给她所从事的中国戏剧事业带来了质的变化。在那里，她不仅受到系统的文化知识和专业知识训练，而且还得到了于玉蘅、蔡英莲、沈世华、王小荣、谢锐青、梅葆玖等京剧界前辈和老师们的亲传，学习了大量的京剧传统优秀剧目。万惠明在诸位名师面前，不光是听名师的教诲，更重要的是接受“明师”的点拨。为什么说这些名师是明师呢？因为他们明白万惠明是值得他们花心血浇灌和培育的一株好苗子，他们看到万惠明在学习基本功时反复地练，什么唱、念、做、打诸门，每一门每一项地练习；因为他们发现万惠明从不生硬地模仿他们以身示范中的幅度、力量、劲头和感觉，就连头、颈、胸、腰、手、腿、脚

的组合动作训练都经过充分思索后，寻求适应于自身形体的优势进行练习。学习期间，她对演戏三境界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和体验，如她在“准”字上所下的功夫，连一个“云手”都不厌其烦地反复地练，整个地练、掰开来练，进入排戏时再一个个程式组合，在心领神会的基础上把握一个度，不温不火，恰到好处。再说第二个境界，即要演出“美”来，万惠明懂得“美”是对“准”的升华，是从“技巧中心”转移到“感情中心”。她常琢磨、感悟，充分释放剧种的魅力，严格防范在表演创作中出现技巧堆砌的毛病，以奉献给观众一个较为完善的“美”为目标。所以其间，她常静静地站在某一个角落，仔细而又认真地观察老师们的表演。功夫不负有心人，万惠明成功地在这期间完成了“三级跳”，也就是她使自己的表演达到了第三境界。徐城北先生在诠释这所谓第三境界即“韵味儿”时，说“它是演员演到随心所欲之处的一种尽兴之举，它是观众看戏看到心花怒放之际，陡然发觉‘意外’，又忽地觉察仍在‘意中’的一种感悟；它是资深演员和资深观众之间的一种默契，是双向心灵的一种撩拨；它是传统与创新之间的一种联系，是

思绪与技巧的一种碰撞；它是戏外知识向着戏中意蕴的一种聚集，同时又是从戏中意蕴向着戏外漫漶的一种辐射……”我深信徐城北先生的诠释是正确的。我是一个光会听不会唱的京剧迷，记得上个世纪60年代初我有幸观看了梅兰芳大师的绝妙表演，1996年在北京参加国务院举办的欢度中秋晚宴上聆听了梅葆玥的精彩演唱，我都有一种永远忘不掉的回味无穷的感受，滋味悠长！倒不是说万惠明的演唱技巧如何如何高超，而是我在听了她的演唱后也同样产生了一种不可名状的愉悦。

万惠明在沪津京三地接受京剧界前辈和老师们的言传身教，充分展示自己的智慧与才华，出色地赢得了观众的喝彩，在梨园觅得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1987年，她博得辉煌，接连荣获安徽省戏曲青年演唱比赛一等奖、全国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选赛安徽选拔赛“最佳演员奖”、全国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选赛“荧屏奖”。尽管万惠明在一年内荣戴三顶桂冠，当提及此事时，她却淡淡一笑，非常理智地说：荣誉得来不易，失之则易。因为荣誉只证明过去的努力，而这终究会成为历史。如果一个人只眼盯着过去所获得的那份荣誉并沾沾自

喜，必将停步不前，甚至会在陶醉中失去进取心。万惠明能在荣誉面前保持如此清醒的头脑，确实难能可贵。当提及她为什么能在短短几年里就能有如此进步这一问题时，万惠明感慨万分地说：什么环境营造什么样的人，它使我真正理解‘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这句话的内涵。她非常羡慕北京那种崇尚艺术的环境和人人都有一种积极进取向上的精神。如果自己不努力拼搏，不发奋夺冠，总觉得和所处的环境不协调，甚至感到生活的枯燥乏味。特别是京剧界前辈，除了受惠于他们手把手的施教外，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精神素养，像无形的典范，使后学获益匪浅，学习不敢懈怠，也不能更不应该懈怠。

万惠明这样说，确实也是这么做的。京城载誉而归，她不骄不躁，待人处事依然如故。1988年，她参加了由江苏电视台拍摄的戏曲电视连续剧《草莽皇帝》的演出，担当女主角。由于她对梅派艺术博大精深又朴实无华，在简洁凝练中包含有丰富情感，在平和宁静中蕴涵深厚功力的特色，认识得透彻入微，充分运用坤旦（京剧女性旦角演员的称谓）的表演技艺，使得草莽皇帝程咬金的夫人活脱脱展现在观众面前，获得圈内人士的一致



本文作者（左）与万惠明合影

好评。该剧获电视“飞天奖”。1989年，组织上安排万惠明担任省京剧团演员队长一职，万惠明干得很认真，尽职尽责，和队员们相处融洽，有事共商量，对新演员耐心帮教、倾心辅导以求共进。同时，她也没放松自身演艺的提高，除集体练功外，回到自己的小天地里关上门，摘下墙上挂着的宝剑，舞上一阵子，取出戏衣穿上摆动水袖，以使一招一式都能到位。她在厨房放了一台录音机，一边做饭一边跟着播放的京剧音乐练唱。说她在练基本功上着魔一点也不为过，有时为纠正一句唱腔，摆弄录音机忘掉了锅内正烧着的菜，直到女儿嗅到焦糊味大喊“妈，菜烧焦了”，她才如梦初醒。万惠明的苦练终于感

动了观众，赢得了观众的喝彩，同时也得到了京剧界前辈和专家的好评。1992年，万惠明在现代京剧《杜鹃山》中饰柯湘，荣获第三届安徽省艺术节“优秀演员奖”；次年，在安徽省现代戏、传统戏、折子戏调演中主演《隆中决策》，荣获“优秀演员奖”；1995年，在安徽现代戏、传统戏、折子戏调演中主演《穆桂英挂帅》，荣获“表演金奖”；1999年，在安徽省现代戏、传统戏、折子戏调演中主演《甘露寺》、《洞房》，荣获演员一等奖。

2000年，省京剧团决定根据杨沫的同名小说《青春之歌》改编创作成现代京剧，参加第六届省艺术节会演。这是一部重大的革命题材作品，小说50万字，改编到舞台演绎完成，不能超过两个半小时，无疑其内容要大加浓缩，这就必须紧扣情节，简洁凝炼人物个性，使其集中在林道静、余永泽、卢嘉川三人情感发展之间。万惠明担当了这部戏的女主角林道静。她不负众望，成功地在京剧舞台上塑造了一位鲜活跳跃的林道静。当我问她如

何获得成功的，她说：“演戏演人，演人演心，在舞台上要想塑造一个成功的人物形象，仅仅靠技巧是不够的，必须心脑与技巧并用，深入理解人物性格，在细微处动真情，才能在戏中编织人物的情感天地，从而使人物在舞台上在观众心目中真正活起来。”她的这番话出自内心，从中我还感到万惠明的成功不仅是因为她扮相漂亮，唱腔甜润，动作逼真，情感投入，更重要的是她认真地实践京剧艺术的美学思想来适应广大观众新的审美要求。

2002年5月23日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0周年，由省歌舞团和省京剧团联袂在安徽大戏院演出一台“京剧交响演唱音乐会”，我为能写好这篇专访，特意去观看和聆听了这场别开生面的音乐会。那华丽而凝重

的管弦乐和行云流水般的皮黄腔融为一体，使我感受到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气息，窥视到中华文化是那么从容那么坚定那么充满自信昂然走向世界。万惠明的演唱安排在最后压轴，全场爆发出极其热烈的掌声，就连我那对京剧不太感兴趣的妻子，此时此刻也忘形地连声叫好。我认为万惠明又一次取得了成功，为京剧艺术的推陈出新和交响乐创作的民族化作出了新的贡献。我真诚地祝福她。

万惠明还年轻，发展京剧事业仍需要她（他）们这一代人的努力，我只希望现已取得诸多成绩的万惠明牢记自己曾说过的“居庙堂之高不自傲是艺术家的品质，处江湖之远不颓废是艺术家的修养”，不断进取，再创辉煌！

（作者系安徽省文史馆副馆长）

